

呂武志 著

唐末五代散文研究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呂武志 著

唐末五代散文研究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書影：

唐劉蛻集目錄

第一卷

文泉子集序

憫禱辭

弔屈原辭三章

哀湘竹

明吳騄編輯

首卷之卷六《集蛻劉》蛻劉本刊堂青問辭吳子甲啓天明(一)
(印影刊叢部四館書印務商，版藏樓芬涵海上)

雜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
又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于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
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歷華資久居蘭省廣明元年
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
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
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
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
中興之德樵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
百餘篇聚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
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上
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丁巳

三

首卷之卷十《集文之可孫》樵孫本刊鑿王澤震丑丁德正明(二)
(印影藏館書圖央中)

文數序

皮 日休 撰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剡東別墅編
次其文復將貢于有司發篋叢萃繁如數澤因名
其書曰文數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司侍郎
楊公浚見文編歎曰上第汚元子耳斯文也不敢
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一知耳賦者古詩之流
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慮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
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桃花賦離騷

文序

三

首卷之卷十《數文子皮》休日皮本刊明藏氏袁潭湘(三)
(印影刊叢部四館書印務商)

唐甫里先生集卷之十九

唐笠澤陸龜蒙魯望著

明甫里許自昌玄祐校

雜著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于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于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于農家請試辯之吾觀

之卷十二《集生先里甫唐》蒙龜陸本刊昌自許里甫卯癸曆萬明(四)
(印影藏館書圖央中)卷九十第

司空表聖文集序

知非子雅嗜奇以爲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機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顧無有憂天下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拈拾詩筆殘缺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一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其述先大夫所著家諫照乘傳及補亡窮名權四歲能誦其窮水輪陳居賦十六卷劉氏洞史三十卷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愚自撰密史皆別編次云有唐光啟三年泗水司空氏中條王官谷濯

首卷之卷十《集文聖表空司》圖空司本鈔舊藏樓芬涵海上(五)
(印影刊叢部四館書印務商)

澆書卷第一

澆書卷一

風雨對

蒙叟遺意

三帝所長

秋蟲賦

解武丁夢

救夏商二帝

題神羊圖

伊尹有言

後雪賦

叙二狂生

吳宮遺事

本農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



卷一第之卷五《書讒》隱羅本藏烈丕黃清鈔傳(六)
(印影藏館書圖央中)

唐黃先生文集卷之八

唐監察御史閩黃滔著

序

穎川陳先生集序

唐設進士科垂三百年有司之取士也喻之明
鏡喻之平衡未嘗不以至公爲之主而得喪之
際或失於明鏡或差於平衡何哉俾其負不羈
之才蘊出人之行歿身名路抱恨泉臺者多矣
嗚呼豈天之竟否其至公也抑人之自坎其命

黃先生集

卷之八

一

卷八第之卷八《集史御黃》滔黃本刊曆萬明藏齋槿觀氏李縣閩(七)
(印影刊叢部四館書印務商)

自序

唐、宋兩代古文運動，前仆後繼，終於徹底廓清駢文勢力，爲我國散文發展開啓成功之高峯；唐末五代介乎其間，上承下啓，尤爲重要之轉關與橋樑。顧歷來研究者多予輕忽，視爲散文之荒漠；先賢幽光之沉埋，可爲浩嘆者矣！

在王師 更生

多年之指道與鼓勵下，乃毅然以「唐末五代散文研究」爲題，撰成斯篇，內容凡分七章廿八萬言。首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價值與範圍；次章簡述本期散文之時代背景；三章綜論本期散文之發展演變經過；四章探討本期散文代表作家之成就；五章突顯本期散文之主導思想；六章分析本期散文之藝術特色；最後第七章結論，闡揚唐末五代散文之價值及其地位。

寫作期間，由於本人前無所資，才學疏淺，每感心餘力絀；如體例之斟酌，字句之潤飾，莫不耗日費時。今當稿草付梓之際，回念研究成果，猶多未愜，日後惟有心存惕厲，再求精進，至盼同道先進指教。

唐末五代散文研究 目次

書影	I
自序	IX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價值	一
第二節 研究範疇之界定	七
第二章 唐末五代散文之時代背景	一
第一節 政治環境	一
第二節 經濟民生	一五
第三節 社會風氣	一九
第四節 學術思潮	二一
第五節 文學發展	二四

第三章 唐末五代散文之發展與演變

第一節 作品數量和存佚	三五
第二節 作家分布及交遊	三六
第三節 唐末散文之復興	四一
第四節 五代散文之沒落	五五
	六三

第四章 唐末五代散文作家及作品

第一節 唐末散文作家及作品	六七
第二節 後梁散文作家及作品	六八
第三節 後唐散文作家及作品	一六五
第四節 後晉散文作家及作品	一六八
第五節 後漢散文作家及作品	一七一
第六節 後周散文作家及作品	一七三
第七節 吳國散文作家及作品	一七四
第八節 南唐散文作家及作品	一七八
第九節 前蜀散文作家及作品	一九〇
第十節 後蜀散文作家及作品	一九六
	二〇七

第五章 唐末五代散文之思想主導

第十一節 南漢散文作家及作品	二〇九
第十二節 楚國散文作家及作品	二〇九
第十三節 吳越散文作家及作品	二一一
第十四節 閩國散文作家及作品	二二三
第十五節 荆南散文作家及作品	二二六
第十六節 北漢散文作家及作品	二二七

二二九

第一節 儒釋道思想之激盪	二二三
第二節 文學濟世觀念之提倡	二四〇
第三節 作品諷諭精神之發揚	二五三

第六章 唐末五代散文之藝術特色

第一節 創作體類多樣	二六九
第二節 題材範圍寬廣	二八九
第三節 篇幅短小精雋	二八四
第四節 情意真實感人	二九〇
第五節 形象活潑生動	三〇九
	三一六

第六節 謀篇布局嚴謹·····	三二四
第七節 表現技巧靈活·····	三三九
第八節 語言精鍊樸素·····	三五四
第九節 風格多采多姿·····	三五九
第七章 結 論·····	三六七
附表·····	三七五
一：唐末五代文集著錄沿流表·····	三七五
二：唐末五代重要散文篇目一覽表·····	三八八
三：唐末五代散文作家地域朝代國別分布表·····	四二一
四：唐末五代散文作家大事繫年簡表·····	四二六
本書主要參考書目·····	四四九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價值

唐末五代散文，自北宋以來，便已備受忽略，如沈晦云：「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①；蘇軾云：「唐末五代，文章衰盡」^②；韓琦云：「自唐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頹敝」^③；又云：「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④；《宋史·尹洙傳》亦云：「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⑤；衆口鑠金，皆加鄙薄。個人以爲各家之說施之於唐末五代華麗浮靡之詩、詞、賦、駢猶可，施之於散文則不可；稱之於五代散文猶可，稱之於唐末散文則尤爲不可矣！推其故，未嘗非坐本期唯美文風高漲之累也；遂雷同一響，不能辨其珠玉矣！卒導至近代學者亦不屑一顧，如陳柱《中國散文史》云：「自晚唐以後之文學，則可論者惟詩詞而已，散文駢文俱不足論矣！至於五代十國，則所可論者唯詞而已，即詩亦已不足論。」^⑥以陳氏散文理論研究之精，猶視本期作家作品之地位無足掛齒，其他亦可知矣！

當代研究唐宋散文發展之重要論著，如錢穆先生《雜論唐代古文運動》、金中樞《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邱師變友《古文運動史略》、羅聯添《唐宋古文的發展與演變》、何寄澎

《北宋的古文運動》、黃春貴《唐代古文運動探究》、《宋代古文運動探究》等，雖於唐宋兩代古文運動，探蹟發微，言之甚精；然於唐末五代百年之散文，却甚少言及。此余之所以惑，亦即本文之所由作也。蓋欲繼踵前修之研究精神，補苴罅漏，張皇幽眇，以重建唐宋兩代散文之中繼橋樑；使其血脈相承，薪火不斷也。

斯篇既成，然後唐宋散文始能結成一體，益見其衰而不竭，竭而復蘇；可以伸，可以屈，可以大，可以久；所謂河水百折，終達於海，則不惟唐宋兩代古文運動相銜之來龍去脈，皆得以清楚楚，即我國源遠流長之散文發展，亦可以略無斷層之憾矣！

就本期散文之研究價值言，北宋古文家姚鉉之《唐文粹》實早已充分肯定，其書博觀精選，澄汰莠稗之餘，特立「古文」一目，自卷四十三至四十九，凡七卷，所收唐及五代作家三十五人，作品一八九篇，吾人試加統計，可以表列如下：

		五代 唐末	
元結	韓愈	皮日休	作家
12	16	64	作品 篇數
◎	◎	◎	五代 唐末
來鵠	沈顏	陳黯	作家
3	4	5	作品 篇數
	◎	◎	五代 唐末
李華	楊夔	袁皓	作家
2	2	2	作品 篇數
		五代 唐末	
張或	王涯	尚衡	作家
1	1	1	作品 篇數

此一結果顯示：本期作家佔十四位，比例高達五分之二，且均名列前茅，而作品篇數亦有一一六篇，超過五分之三，以此群作家主要創作期皆在唐末短短半世紀，和有唐一代綿亙三百年之長時間作比較，則本期古文創作之成就確實十分突出而令人驚訝，且與歷來多抱持「唐末無文」之傳統文學發展觀念不合；至此吾人不得不先對姚鉉之眼光稍作保留，並加以檢討。就本表言，以皮日休六十四篇佔第一位，實係由於皮氏《鹿門隱書》共六十篇，《唐文粹》以其數計，遂突過韓愈，否則當以韓愈十六篇居首也；元結十二篇次之，柳宗元十一篇第三，就古文成就言，以韓、柳為冠冕，當無異議，至於以元結次乎其間，蓋如明王鏊曰：

◎	◎		◎	◎	
程晏	劉蛻	李翱	羅隱	陸龜蒙	柳宗元
6	6	7	8	10	11
◎	◎				
司空圖	孫樵	杜牧	牛僧孺	咸均	李甘
2	2	3	3	3	3
			◎	◎	
獨孤郁	皇甫湜	白居易	羅衮	韋籌	李商隱
1	1	1	1	1	2
	朱閱	段成式	盧潘	房千里	王鐸
	1	1	1	1	1

子厚豐繹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唐文至韓、柳始變；然次山在韓、柳前，文已高古，絕無六朝一點氣習，其人品不可及歟？

又錢基博亦云：

唐文在韓愈以前，力掃雕藻綺靡之習，而出之以清剛簡質者，不得不推結為俶落權輿。韓愈之前有元結，猶陳涉之開漢高乎？

乃至韓愈《送孟東野序》之譽元結「以其所能鳴」；宋董道之稱「余謂唐之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⑨皆可證元結古文迴出於韓愈前諸子之上，而筆力直追柳氏，姚鉉以之與韓、柳相參，非為無見也。此外，如取李翱七篇，孫樵兩篇，皇甫湜一篇，就錢基博所謂皇甫持正「今觀其作，欲學韓愈之怪怪奇奇，而不能；識議文筆，不如李翱遠甚，而矜己自足過之。」又云：「持正遭辭，時傷冗累，孫樵行文，出以峭拔；度長絜短，後來居上。……持正不免於滯，而樵則往往適變。可謂青出於藍矣！」^⑩則以李翱、孫樵、皇甫湜為先後，當亦稱允宜。又如晚唐「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⑪，且「氣味醇厚」之杜牧選三篇^⑫；「本能為古文」之李商隱選二篇^⑬；皆足證姚鉉見解之持平，目光之獨到，令人敬佩。則衡之姚氏選皮日休六十四篇、陸龜蒙十篇、羅隱八篇、劉蛻六篇、程晏六篇、陳黯五篇、沈顏四篇、來鵠三篇，且上幾於韓、柳、元結、李翱之間，豈無深意存焉？此其一；姚鉉提倡古文，欲持《唐文粹》為導正駢風之利

器，而當中復多以本期作品為先鋒，顯見姚氏對唐末五代「古文」成就之肯定，此其二；上述皮、陸、羅、劉、程、陳、沈、來「古文」篇數既多，則必為姚氏推崇之「古文家」矣！此其三；本期散文收入《唐文粹》者不足兩百篇，而當中有一一六篇，超過三分之一，納入百卷中所佔比例甚微之七卷「古文」裏，可知本期散文當中，正多思想、內容、形式均較為嚴謹之「古文」作品也；此其四；持此四端，則焉得謂唐末五代無古文，甚而無散文乎？

對於《唐文粹》一書，近人錢穆《讀姚鉉唐文粹》一文嘗謂：「姚書之文體分類，實多可議也。」；並實際衡量作品，指出「不僅姚氏所收議、論兩類之文（卷三十四至四十二），皆已是古文，即此下碑、銘、記、書、序、傳錄紀事諸類（卷五〇至一〇〇），其文體亦皆已是古文。」

……然則通觀姚書一百卷，當可分為兩大部分，即自三十四卷論文一類以前，大體承襲蕭選，其所收文字，大體可代表韓、柳唱為古文以前唐文之舊風格，自三十四卷以下，大體乃代表韓、柳以下唐文之新體製。」；依照錢氏觀點，則以為姚鉉「古文」一目之立，實肇因於卷四十三至四十九「所收多自韓、柳以下始有之新文體，若以消納於蕭選舊規之內，則見有格格不相入者。……故姚書乃不得不別標『古文』一目以處之。」^⑭故實際上，自卷三十四以下，至卷一〇〇，全屬古文也。吾人若換一角度，秉此觀點，重新考量此六十七卷，凡八百七十篇錢氏眼中之「古文」，

則韓、柳所收皆在六十篇左右，數量在各家之上，而皮日休八十篇（《鹿門隱書》以六十篇計），權德輿三十餘篇，元結、李翱、李華、梁肅各二十多篇，陸龜蒙十八篇，羅隱十四篇，司空圖十二篇，劉蛻十一篇，杜牧、獨孤及、歐陽詹、李商隱、皇甫湜、李觀各十餘篇，孫樵九篇，程晏七篇，陳黯六篇，沈顏五篇，來鵠四篇，牛僧孺、李翰、呂溫數篇不等，則通計所收篇數較多之

二十餘人中，本期作家佔十位，約五分之一，而近兩百篇作品，亦佔總數四分之一；僅管以錢氏之「古文」標準統計，本期成就仍然十分突出；可證唐末五代散文，不但居於聯繫唐宋兩代古文運動之關鍵地位，即其本身之文學藝術，亦有足資探討者矣！

附 註

- ① 引文見《柳河東集·柳集後序》。
- ② 引文見《東坡題跋》卷二。
- ③ 引文見《歐陽文忠公文集》附錄卷一，《祭歐陽修文》。
- ④ 引文見《河南先生文集》卷末附錄，《尹公墓表》。
- ⑤ 引文見《宋史》卷二九五。
- ⑥ 引文見《中國散文史》第四編第一章第七節，頁二三〇。
- ⑦ 引文見《震澤長語》卷下《文章》。
- ⑧ 引文見《韓愈志·古文淵源篇第一》。
- ⑨ 引文見《廣川書跋磨崖碑》。
- ⑩ 引文見《韓愈志·韓門弟子記第五》。
- ⑪ 引文見《四庫提要·樊川文集》。
- ⑫ 引文見《越縵堂讀書記·中八》。
- ⑬ 引文見《舊唐書·李商隱傳》。
- ⑭ 以上引文見《讀姚鉉唐文粹》，收於《新亞學報》第三卷第二期。

第二節 研究範疇之界定

研究範疇之界定，可使研究材料之取舍，有所依準；研究對象之分際，得以劃清。蓋就「唐末五代」時期而論，實可就文學、政治兩種角度觀之；以文學言：自北宋以來，如前述沈晦、蘇軾、韓琦等人，無不將「唐末」、「五代」相提並論，視為一風格卑靡之文學發展期，而加以批評，其真象如何？實值得進一步探討。以政治言：唐之亡，實決於懿宗^①，自咸通元年（西元八六〇）即位起，便有浙東裘甫之亂；三年（西元八六二）有徐州戍卒之亂；九年（西元八六八）有桂林龐勛之亂；旋以外有南詔屢寇，內有宦官、藩鎮爲患，國勢汲汲可危。至僖宗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王仙芝、黃巢賊亂先後繼起，流竄十年，蹂躪遍天下，唐室更瀕於瓦解矣！此後巢禍雖平，餘孽秦宗權復起，荼毒關東、江、淮達五年之久；至昭宗、昭宣帝爲藩鎮、宦官交相劫持，朱全忠篡位，唐遂亡矣！於是中國更陷入四分五裂之「五代」黑暗時期；而所謂五代、十國，實際則仍爲唐末軍閥割據混亂局面之延續，故歷史上又多以「殘唐」稱之。凡此，皆足以說明「唐末五代」於政治上，實爲一典型之「亂世」，而可以合觀也！於此一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戰爭頻仍，學術衰微，文學背景皆呈急遽變動之時空，考察其散文發展之與時遞嬗，自亦具有特殊意義。基於此二重考慮，乃參照歷史學者觀點，將「唐末五代」起自唐懿宗咸通元年（西元八六〇）^②，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九五九）止，合計恰爲一百年；乃相當於范仲淹所稱「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③；以及王禹偁所謂「文自咸通後，流散不復雅；因仍歷五

代，秉筆多治豔」之文學期也^④；同時亦適介於晚唐駢文領袖李商隱卒（西元八五八）後，至北宋初年柳開倡爲古文（柳開生於西元九四八，年十六，七學韓文，正在宋之開國前後）之間；對於一般以晚唐李商隱出現文壇，古文旋爲四六駢文所取代之見解，亦具有澄清作用。

然而實際上，「十國」存在時間實較「五代」爲長。其建國於唐末者，便有吳、前蜀、南漢、楚、吳越、閩等五國；而滅亡亦多在後周以後，如荆南滅於宋太祖乾德元年（西元九六三）；後蜀滅於乾德三年（西元九六五）；南漢滅於宋太祖開寶四年（西元九七一）；南唐滅於開寶八年（西元九七五）；吳越滅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西元九七八），北漢最晚，滅於太平興國四年（西元九七九），然後宋始真正一統天下，則就十國散文之研究期言，勢不得不再後推二十年。故凡唐代散文家卒年在懿宗咸通元年（西元八六〇）之後者；五代、十國散文家創作時間在其國滅以前者，皆當入於研究之列。

至於作家朝代國別之歸屬，亦頗爲錯綜複雜，如唐末入五代者有之；唐末入十國者有之；五代、十國入宋者有之；歷仕數朝者有之；甚難加以析分，而又不得不分，以利作家分布、散文發展之考察。故乃一以史傳爲準；凡《舊唐書》、《新唐書》有傳者，歸于唐；《舊五代史》、《五代史記》有傳者，歸于五代；《十國春秋》有傳者，歸于十國；皆囿別區分，各歸畛域，亦可略觀其大勢矣！

「散文」一詞於我國出現甚早，首見於南宋王應麟《辭學指南》引呂東萊之語。該書於「諸體」中，列有「散文」、「四六」兩種寫作範例，並於說明「詔體」作法時，引呂氏之言曰：「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王師更生於《簡論我國散文的立體、命名與定義》一文

中^⑤，嘗深入加以推考，以爲「中國『散文』之名，正式出現於著述的時間，以最保守的估計，距離現在也有八百年以上了。至於『散文』一詞被後人普遍使用，又當在南宋羅大經以後。」究其定義，則遲至晚近乃陸續出現，如方孝岳、季薇、姜亮夫、謝无量、張雪茵諸氏之說，或失於寬泛，或流於偏頗，其他亦衆論紛紜，罕能探驪得珠。王師更生於上一文中，亦曾詳加探述，以爲散文實可就廣狹分別定義：

廣義說：凡不押韻、不重排偶，散體單行的文章，包括經、史、子與集部中的部分作品，概稱廣義的散文。

狹義說：凡詩歌、戲劇、小說以外，而散體單行，符合文學特徵的作品，統稱狹義的散文。

至於「狹義的散文」定義中之「文學特徵」，則於《論中國散文之藝術特徵》一文補充說明^⑥，指出可由散文之「形象性」、「真實性」、「散體性」、「多樣性」、「音樂性」、「整體性」六方面加以判定。此種定義既能顧及中國傳統文學之特質，復能兼採西方近代文學理論之優點，予「文學性散文」適當定位，精要可取；秉此標準，於本期散文作品之抉擇，亦可披沙揀金，得其環中矣！

附 註

- ① 說見呂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九章第一節，頁四四七。
- ② 如呂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九章《唐室衰亡》，自懿宗起論；第三、四、五節《唐末之內亂》，亦自咸通元年（西元八六〇）裘甫之亂說起。
- ③ 引文見《范文正公集》卷六，《尹師魯河南集序》。
- ④ 引文見《小畜集》卷四《五哀詩》「高公錫」。
- ⑤ 載於《孔孟月刊》第二十五卷第十一期。
- ⑥ 載於《教學與研究》第九期，師大文學院出版。

第二章 唐末五代散文之時代背景

任何作家，必然生存在一定之歷史時代，而不同時代之社會生活內容，必然於作品打上不同之烙印；故不究時代背景，則難以語於一代之文學矣！何況古今偉大之文學作品，莫不走出個人之象牙塔，掌握時代聲息脈動，為勝利歡呼，為苦難落淚；無論政治、社會、人生，種種世事陰晴圓缺，莫不於文學中留下最真實之見證。故《毛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文心雕龍·時序》亦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均指出時代推移，政治遞嬗，必然密切影響作家之情志，與文學之盛衰。明乎此，然後可知唐末五代處在腥風血雨，兵荒馬亂之浩劫深淵，作家情志既遭受嚴重挫折，心靈復沉浸於難掩之憂傷，不言則已，言而必發為悲涼怨怒之音；其中悽愴心影、斑斑血淚，無不歷歷可指，讀者不難於各家散文中得到印證。以下且就：一、政治環境；二、經濟民生；三、社會風氣；四、學術思潮；五、文學發展五項加以考察，以見本期散文創作之時代背景，做為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政治環境

唐末五代為中國繼魏晉南北朝後，又一次大動亂，大分裂之黑暗時期。自咸通元年（西元八

六〇) 懿宗即位起，日惟荒嬉作樂，內則寵任宦官，外則放縱藩鎮，重以南詔屢次入寇，用兵不息，府庫爲之一空，遂造成唐室政治之極度混亂與腐敗，朝廷威信掃地，國家元氣大傷。而統治階級愈處在分崩離析之際，愈加揮霍無度，閹宦、貪官，無不競以聚斂搜刮爲能，百姓處於賦稅苛雜，兵役繁興，荒旱相繼，飢餓流離之重重桎梏下，忍無可忍，遂爆發一連串之民變、兵變，如咸通元年(西元八六〇)浙東裘甫之亂，三年(西元八六二)徐州戍卒之亂，九年(西元八六八)桂林龐勛之亂，雖均旋遭撲滅，而東南一帶已飽受荼毒，舉國民心騷動，危機四伏矣！是以當代有識之士，莫不焦心如焚，憤切上疏，如劉允章《直諫書》便具體指陳時局糜爛，歸納出「九破」、「八入」、「八苦」、「五去」之弊。其言曰：

今天下食祿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爲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入也；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偽爲真，六入也；媚道求進，七入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尼矣！舉國之人盡爲劫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由乞飲，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

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爲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九破而無一成；官有八入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以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于道路，逃竄于山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于州縣；州縣不理，訴于宰相；宰相不理，訴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

文累千餘言，而句句沉痛，充分反映此期政治之腐敗程度，實空前所未有。

懿宗卒，僖宗由宦官扶立，年僅十二，而縱情聲色，荒淫無道尤甚乃父，每賞賜樂工伎兒，動以萬計，府庫不足，則強徵京師商旅寶貨輸納內庫^②，有敢訴者執付京兆尹杖殺，宰相以下鉗口不敢言，於是民怨沸騰，百事廢弛，政理大亂。時軍政大權悉由寵宦田令孜把持，鬻官納賄，無所忌憚，除官及賜緋紫亦不請旨。乾符(唐僖宗年號)元年(西元八七四)畿內又遇蝗災，禾稼草木俱盡，而京兆尹奏稱蝗不食稼，百官皆上表稱賀；斯時宇內攘攘，民窮無告，於是再度爆發王郛兵變，及王仙芝、黃巢之亂，而後者聲勢尤爲壯大。

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王仙芝起事山東，連陷濮、曹、鄆州，轉掠河南、江、淮一帶，聚衆數萬。翌年黃巢亦舉兵響應，傳檄各地，批評政府，一時困於重斂饑荒者爭相影附；未幾，王仙芝戰死，餘衆悉歸黃巢，於是黃巢聲勢益壯，渡江而南，擾浙東，掠江西，破福州，入嶺南，又回竄江浙一帶，復北上攻破兩京，僖宗匆忙出奔，幸成都；巢入京師後，盡殺唐朝百官宗室，自稱「大齊皇帝」，雖旋於中和(唐僖宗年號)四年(西元八八四)兵敗被殺，而前後十年之禍

患，蹂躪州縣無數，屠殺劫掠至慘。巢亂方遭平定，其黨秦宗權復繼起，橫行關東、江、淮地區，達五年之久，焚殺虜掠之殘酷，又不亞於黃巢^③。唐室經此一挫再挫，已是元氣耗盡，瀕臨土崩瓦解矣！

此時藩鎮彼此火併愈演愈烈，其中尤以平定黃巢之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最為驕橫，李氏且一度攻入長安。昭宗嗣位，力圖振作，無奈積重難返，再度受制於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與宦官劉季述。此後藩鎮、宦官交互劫持昭宗，卒以宰相崔胤召朱全忠入援，盡誅宦官收場。天祐（唐昭宣帝年號）元年（西元九〇四），朱氏藉口殺崔胤，遷昭宗於洛陽，又弑之，另立昭宣帝；四年（西元九〇七）篡位自立，唐亡。

自朱氏篡唐至後周滅亡止，凡歷五十三年（西元九〇七至九五九），史稱「五代」。此期不過為形式上中央政權之轉移，實際仍是唐末軍閥割據混戰之延續；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代所統治者，僅限中原一隅，且國祚均甚短，長者如後梁，不過十七年；短者如後漢，四年而已；其餘中國廣大地區，尚有無數割據勢力，主要為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荆南、北漢等「十國」。當中或原為唐末節度使，或屬於五代節度使，或受後梁之封爵，各自據地建國，稱王稱帝，除北漢在今山西太原以北之外，其他皆盤據中國南方；興亡時間亦頗不一致。如吳創國於唐末昭宗天復二年（西元九〇二），至天福（後晉高祖年號）二年（西元九三七）為南唐取代。北漢起於廣順（後周太祖年號）元年（西元九五二），亡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西元九九七）。所跨時期實較「五代」為長，所佔幅員亦廣，故歷史上又多以「五代十國」合稱。

於此短短半世紀中，各國互相兼併，戰爭頻仍，而賦稅之苛繁，刑法之紊亂，軍將之跋扈，官吏之貪殘，道德之淪喪，社會之混亂，民生之疾苦，皆曠古所未有，實為國史上最黑暗恐怖之時代。試就開國之君而論，亦多非善類，如後梁朱全忠原為黃巢部將^④，楚王馬殷嘗投秦宗權幕下^⑤，吳國楊行密為江淮群盜之一^⑥，前蜀王建以屠牛盜驢，販賣私鹽為業，里人謂之「賊王八」^⑦，通計十五國創業君主，出身盜賊者七，軍人者六，罪犯、僕隸各一。此等軍閥政權所圖者，惟在兵強馬壯，篡逆攻殺，故朝廷州郡，率用武人，而兵驕將悍，軍紀之蕩然，又空前所未聞。上則主宰國君之廢立，動輒造反，下則恃權仗勢，焚人廬舍，奪民財貨，擄掠婦女，為害較盜寇尤烈。加以後晉時，北方契丹入侵，使中國原本紛亂之局，更趨惡化；如耶律德光入居晉宮時，縱胡騎四出剽掠，名曰「打草穀」，於是丁壯斃於鋒鏑，老弱轉死溝壑，自汴京東至曹濮，西至鄭州，數百里之間，財富殆盡，無復人煙^⑧。通觀此期政治之糜爛，朝綱之敗壞，社會之黑暗，實無以復加。而君若豺狼，臣如虎豹，民如螻蟻，統治階級對無辜百姓種種慘無人道之肆虐摧殘，實為國史上一大悲劇。

第二節 經濟民生

唐末五代由於軍事紛擾，政治混亂，導致經濟凋敝，百業蕭條，民生極其痛苦；尤以農業為國家經濟之命脈，生民之所繫，而一再遭受兵燹鐵蹄蹂躪，飽嘗乾旱、蟲害、黃河決口等重重天災之摧殘，加以丁壯從軍，老弱轉徙，農村生產制度全遭破壞，欲求田不荒蕪，野生麥禾，不可